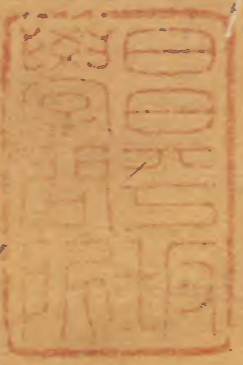


唐荆川左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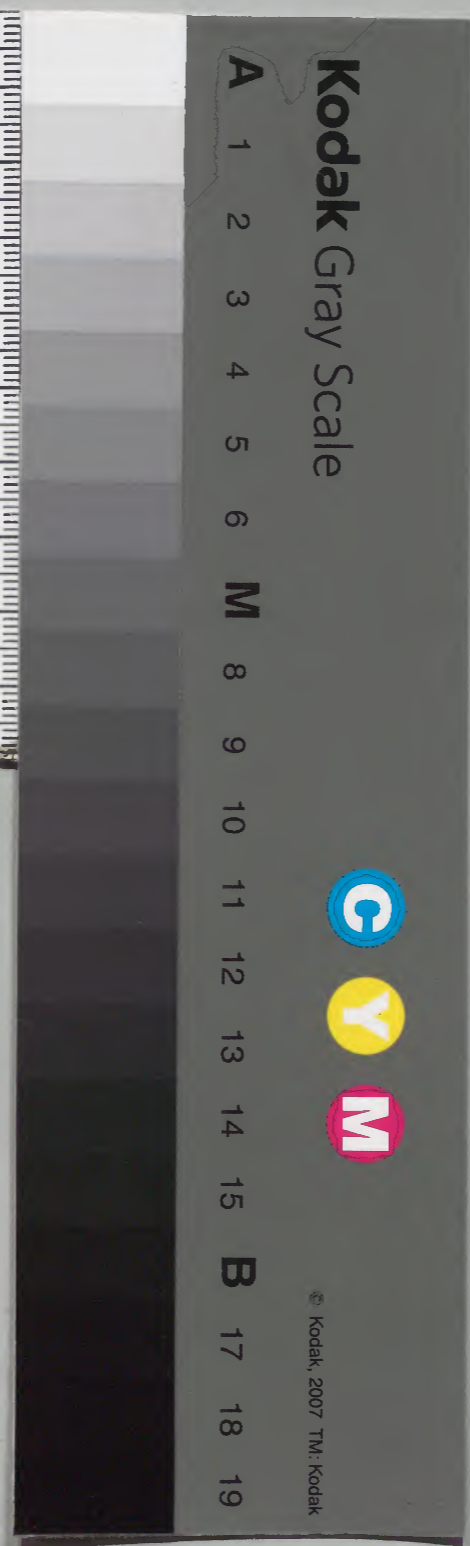
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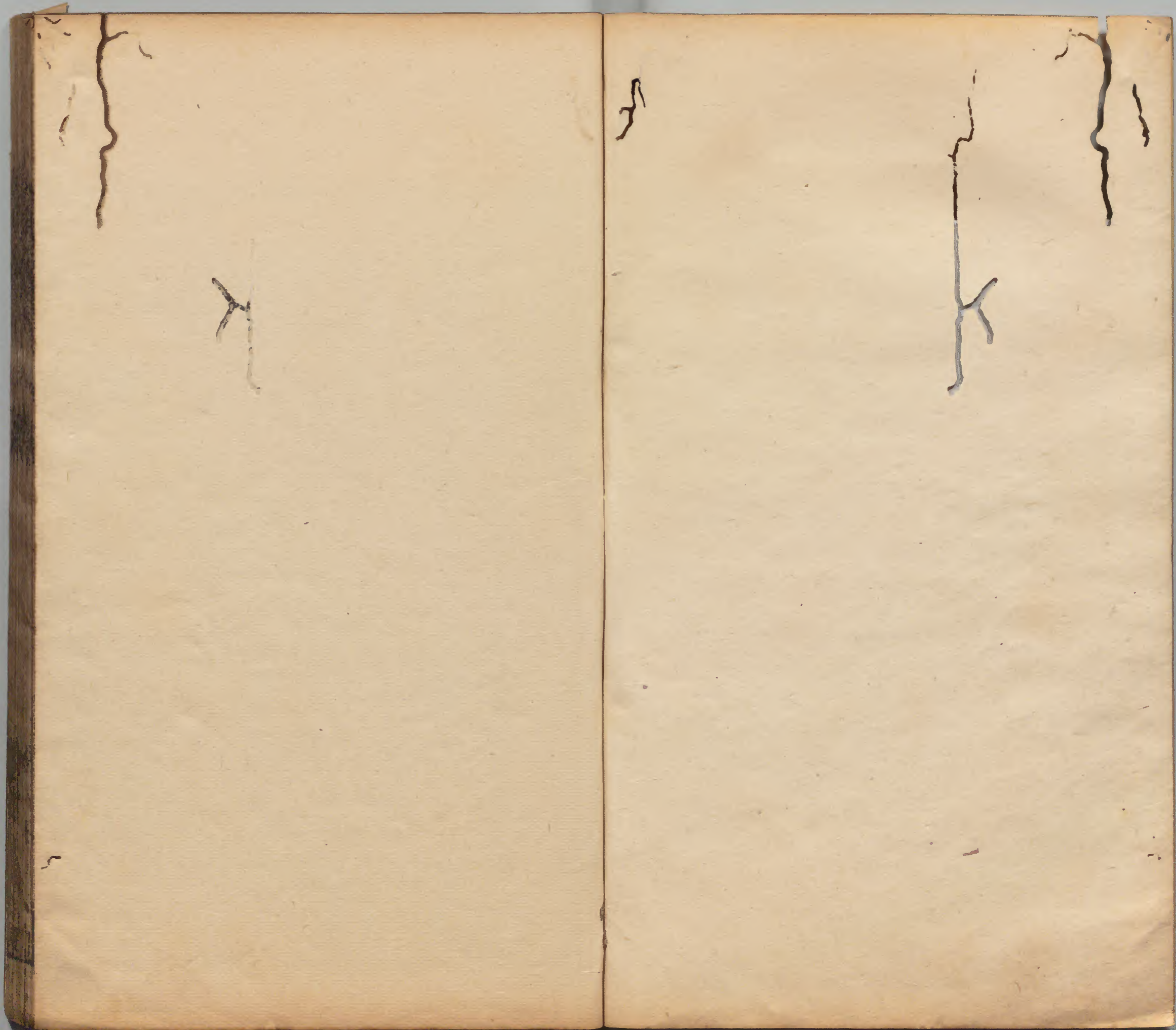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函	冊	號
四六	一〇〇	二〇〇
架	冊	號
一三	〇〇	〇〇
漢書		

内閣文庫		
函	冊	號
二九	一〇〇	二〇〇
架	冊	號
一五	〇〇	〇〇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 37 )
函號	290	118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八

淺草文庫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在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直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明生堂興王革

武進左丞校正

謀臣

楚伍

伍員楚人伍子胥也  
既因伍子使人謂奢曰  
能致汝二子則必死  
則伍子曰尚為人仁呼必



來員為人剛戾，謂成天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所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謂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爾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懷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

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平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能脫。追者在後，至江上，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



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佐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委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任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

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昭王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郢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之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



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  
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慶尤將其伐吳吳使伍員迎  
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  
子胥孫武曰始子言知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  
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  
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  
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  
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  
前五戰遂至郢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  
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鄭鄭公弟懷曰平王也

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  
隨吳兵圍隨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  
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也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  
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  
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  
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  
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  
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  
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諱北而而事之今至  
於僂死人也豈其無天道之存乎伍子胥曰為我謝



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年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

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越於夫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莫大臣爭譖新君乃與師北伐齊伍子



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  
此人不死必爲三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  
也而王不先越而戶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  
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貢之  
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  
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  
數受越賂其愛信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  
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  
僞而貪齊破齊譬猶一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  
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俘無遺育無使易種十茲邑

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  
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  
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  
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  
子胥有隙曰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  
恐爲深禍也曰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  
之而有大夫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  
又復伐齊子貢懷強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  
自勝其計謀王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  
胥諫不用臣等計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



難且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  
鮑氏夫爲人臣內不覺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  
謀臣今不見用常鞅其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  
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曰子  
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詭爲亂矣王乃  
反誅我我今若父戮日若未立心而諸公子爭立我以  
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旣得立欲分吳國于我  
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  
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懸  
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

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鸕夷革浮之江中吳人  
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旣誅伍子胥  
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  
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  
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踐  
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  
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  
以不忠於君而外受重賂也巴比周也



秦商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三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法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



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  
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  
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  
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  
乃遂西入秦因言公室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  
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勿聽罷而孝公怒景  
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  
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闢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  
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肯罷而孝公復讓景監  
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

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  
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  
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  
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  
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  
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  
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  
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  
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



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放於民愚者悶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爲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三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

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黨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僂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起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斂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今既且未布恐  
民之不信也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  
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徙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  
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  
令令行於民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  
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  
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  
胛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  
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關  
也夫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使者衛鞅

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  
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  
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  
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  
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  
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  
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  
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  
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  
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



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  
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  
此時代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  
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  
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遣魏  
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  
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  
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兵而襲虜魏  
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  
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不  
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旣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  
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  
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  
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  
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  
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  
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  
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  
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



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  
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  
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  
楚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  
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  
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  
有之矣貌言華也正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  
子思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  
臣曰夫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謬公之賢  
所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謬公

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  
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  
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  
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  
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  
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  
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穀大夫之德也今君之  
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  
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  
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



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口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從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駮秉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師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

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日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夫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一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也魏人魏弗歸不可遂以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公子其徒屬發邑一萬出擊秦秦發



兵攻商而殺之。知灑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  
莫如商也。反者遂以商君之家。

燕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  
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  
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  
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齊破燕趙欲存之  
樂毅謂趙武靈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讐趙不如  
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然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  
不爭矣是一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  
之天下憎之必善事三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  
王曰善乃以河東易燕地趙增之今淖涿惠施之趙



請伐齊而存燕。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之。齊也，燕國之遠方，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隲，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各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受。公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強南以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

地大人眾，習于兵戰，未易獨攻也。王若欲圖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則莫若結於趙。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淄。齊湣王之氣，濟西亡，未保於莒。樂毅獨留，狗齊。齊城守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



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  
封樂毅於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  
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  
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  
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  
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  
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  
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  
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  
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

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莒諸  
君尊寵樂毅以警勅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  
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劫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  
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  
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恐樂毅  
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  
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  
燕破齊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  
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  
誤寡人亦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



故召將軍且休計事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  
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  
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於是燕王復  
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  
以爲客卿樂毅卒于趙

### 東周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  
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  
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  
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  
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  
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  
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  
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  
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



史記卷之八十八  
秦本紀  
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  
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爲治秦王曰  
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  
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  
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  
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林  
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  
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

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  
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  
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  
夫秦之攻燕也踰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  
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守燕亦明矣  
今趙之攻燕也發山今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  
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  
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  
於百里之內夫不百里之重千里之計無  
過於此者是故王與趙從天下爲一燕國



必無患矣。夫曰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秦趙南  
近齊齊趙云國也。子必欲合從以與北。寡人請以國  
從於是。齊蘇秦車馬。王帛以至。楚而秦。君已死。即  
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大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  
君之行善。皆願奉教。陳忠也。言之日久。大雖然。奉陽  
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  
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  
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  
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  
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  
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  
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  
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  
若誠能聽臣。燕必致梅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  
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  
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  
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  
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  
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  
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



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  
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  
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  
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  
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  
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  
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河清北有  
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  
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  
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

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  
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  
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  
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  
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  
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  
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  
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  
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  
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



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入之  
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  
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  
音前有樓閣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  
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懼諸侯以求割  
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  
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  
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  
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割白  
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

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  
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  
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  
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  
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  
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  
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  
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  
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  
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



從乃餉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里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蕪洞曾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棠漆墨陽合購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

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器革抉咬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以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鄧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二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



有牛後之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醜王勃然作色  
攘臂瞑目按劍仰天大息曰寡人雖不自愛不能事  
秦今主君詔以越王之教敬奉社稷以之說魏襄  
王曰大王之地有淮漢陳汝南許昌長陽召陵舞  
陽新都新鄴東有淮水西有秦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  
有河外卷衍酸棗地八百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  
廡之數曾無所短牧人與之衆車馬之多臣夜行不  
絕輶輶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  
楚然猶人休王之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  
哀願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

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  
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  
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  
士卒三千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  
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  
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  
臣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  
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  
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為  
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



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  
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愍縣不絕蔓蔓奈  
無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  
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併力一意則必無  
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  
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  
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  
有泰山東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  
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  
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

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  
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  
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  
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鷄走狗六博  
闌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枉成帷舉袂成  
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  
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  
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  
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  
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



史記卷之八十三 秦本紀第三十三 七  
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  
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  
道徑乎九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  
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  
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  
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  
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  
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  
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  
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

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  
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涇塞郟陽地方五千  
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  
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  
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  
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  
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  
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舉郟動矣臣聞  
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至而後憂之則無  
及已故願大王早執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



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安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豈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及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



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  
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  
不敢仰視俯伏侍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  
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  
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  
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  
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  
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  
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  
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

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曰及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  
子今亦得矣蘇秦既以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  
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  
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  
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齊蘇秦去趙  
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  
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  
燕取十城易王請蘇秦曰往耳先生至燕而先王資  
先生見趙蘇秦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  
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地乎蘇秦大慙曰



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僂而慶仰而手齊王曰是何慶弔相慶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餓而不食烏冢者為其愈克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塚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文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



如尾生得此二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  
曰孝如魯參義不離世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  
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  
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  
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  
齊哉信如尾生與女一日期於梁下女手不來水至不  
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  
齊之強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  
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  
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

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  
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  
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佯僵  
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  
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言惡在乎忠信之無罪  
也夫臣之適不幸而獲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  
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  
之而事之加厚燕秦忠誅乃誅燕王曰臣若燕不能  
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  
是蘇秦佯爲得罪於燕王而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



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男高宮室大  
苑囿以明得意一敵齊而為燕燕王卒燕噲立  
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  
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  
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  
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  
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  
報仇也蘇秦既死其學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  
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  
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

齊宣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鈕耨而干大王至於  
中再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  
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  
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  
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楚魏者  
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  
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  
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  
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  
最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



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  
必使王重矣今天齊長王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  
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  
二將然而以其餘卒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  
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  
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  
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  
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  
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爲  
楚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

封內敝大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以取  
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  
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也燕王曰吾終以子  
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  
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  
遂委質爲齊臣蘇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  
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燕燕王噲問曰齊其  
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齊王臣於是燕王專任子  
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理殺王會子之燕立昭王  
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齊齊善待之蘇代



過魏魏為燕魏代本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  
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  
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  
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  
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  
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  
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  
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強而國害此三者皆  
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  
不信於王而忌燕 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  
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  
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  
二齊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  
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  
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  
強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  
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  
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  
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代諸侯今為



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抗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

颺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右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于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燕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地王出走又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地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



楚不得以有劫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之者秦之深  
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  
告楚曰蜀楚之甲乘船浮於江乘夏水而下漢四日  
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江乘夏水而下漢四日  
而下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漢智者不及謀勇士不  
及怒寡人如射集矣王乃欲使天下之攻函谷不亦  
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止告韓曰我起乎  
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  
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  
然故事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

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  
在前鈇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  
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  
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欲攻安邑恐  
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  
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  
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  
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  
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  
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



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  
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苟利  
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  
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魏以濟  
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  
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  
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  
爲和羸則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  
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  
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

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  
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  
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瀾三晉  
之半秦禍如此之大也而燕趙之羸者皆以爭事秦  
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趙王不行蘇代復重於  
燕燕使約諸侯從魏如蘇秦或從或不而天下由  
此宗蘇氏之從約代爲皆以膏元名顯諸侯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楚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譚侯取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服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遊說以謀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

秦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楚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譚侯取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服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遊說以謀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趙上請求見蘇秦蘇秦乃說門下人不爲過又使不  
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  
數讓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  
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請去之張儀之來也曰以  
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今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  
乃遂入秦蘇秦曰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  
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  
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與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  
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以乃言趙王發金幣馬使人微  
賂張儀與同宿舍稍利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  
用者下命而勿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  
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  
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  
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  
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  
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  
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  
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旣相秦  
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  
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



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欲難至而韓  
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  
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  
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  
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  
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  
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  
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  
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  
之備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

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  
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願垂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  
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  
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  
王地小民寡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  
而戎翟之長也存秦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  
逐羣羊得其地足以膏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  
傷衆而後已張儀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  
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  
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



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  
 自知亡三川楚三國并力合謀以因平齊趙而求解  
 乎楚魏以與楚以地與魏王勿能止也此臣之所  
 謂危也不知今與三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  
 伐蜀十月取之定蜀敗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  
 相蜀蜀既屬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  
 使公子華與張儀圍滑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  
 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  
 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

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  
 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  
 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  
 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  
 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慚無以歸報留  
 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  
 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  
 攻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  
 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  
 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秦無名山大川之



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  
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  
亭郭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  
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  
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  
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  
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  
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  
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  
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

邯鄲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  
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  
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  
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  
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  
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  
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  
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  
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  
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



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  
談士莫不日夜盪眩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  
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  
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  
計議且賜骸骨歸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  
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  
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  
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  
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驅  
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

王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  
此此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  
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  
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  
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  
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  
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  
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  
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  
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



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  
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  
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  
儀至秦佯失綬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  
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  
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  
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  
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  
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  
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

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  
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擊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  
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  
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  
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  
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  
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  
張儀曰秦強楚弱臣善斲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  
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  
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也楚懷王至



則囚虜將殺之。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必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大郢路，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上，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



如者勿與挑戰粟不... 辭高主之策言宜利不言其害卒有禍無及為已  
是故願大王之策計之秦西有巴蜀之積粟起於  
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  
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行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  
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  
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之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  
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  
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  
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志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

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  
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  
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  
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大不  
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  
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  
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也願大王孰  
計之秦下甲攻楚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入王悉起  
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

史記卷之... 三



十一諸侯盡三之有也凡天下而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卑裂燕秦之市夫此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許

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跣跣科頭貫頤奮箠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深前跌後蹄聞三尋騰者不可勝數



山東之士被甲蒙頭以會戰秦人捐甲徒械以趨敵  
左挈人頭右挾三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  
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  
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  
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  
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之計可以  
疆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  
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  
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  
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

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  
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  
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  
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  
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  
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  
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  
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事皆爲一時之說  
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  
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



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  
朋黨比周莫不以從可爲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  
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  
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  
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  
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  
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強而  
趙弱今秦楚嫁女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  
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  
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邯鄲臨畜仰墨

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  
廢太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  
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  
敝已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  
擯余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  
東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  
粟守四方之內愁居懼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  
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三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  
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恐念怒之日久矣  
今秦有敝甲獨兵軍於澠池願望河陰據番吾會



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  
先聞左右死大王之所信爲從者皆蘇秦蘇秦受惑  
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  
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於秦爲昆弟之國  
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  
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  
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  
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  
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  
攻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

大王許莫如與秦王遇河澠池而相見而口相結請  
按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  
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給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  
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  
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  
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  
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  
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  
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今工人作爲  
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卽



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  
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  
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  
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  
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  
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  
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  
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  
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且  
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

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  
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  
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  
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  
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  
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  
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  
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  
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  
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



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  
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  
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  
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  
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  
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  
儀儀之所在必興師而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  
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  
去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

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  
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  
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  
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  
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王與儀之是王內罷  
國而外伐兵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於秦王也  
臣之所託儀也齊王曰王使解兵張儀相魏  
一歲卒於魏也



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  
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  
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  
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  
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也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  
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一越執珪有頃而病楚王  
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一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  
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楚一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  
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南越聲也今臣雖棄



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人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也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下莊子刺虎聞於王曰立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子則必鬪鬪則必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

陳軫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齊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



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  
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  
奔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  
首謝勿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  
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  
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  
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  
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  
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  
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

王曰善卒勿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寇  
之此陳軫之計也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閔  
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  
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遠甚也不足以立  
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  
山東者強秦也子愛強秦而逆相罷弱而相歸其  
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  
不出刃天下爲秦相言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  
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五五霸之伐  
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



辱民必死處今韓梁之月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  
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  
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則必表裏河  
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而西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  
孤燕趙齊無所恃其計矣願王無慮之今三晉已合  
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  
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  
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堵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  
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  
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昭陽爲楚伐魏  
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見昭陽  
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曰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  
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于  
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  
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  
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  
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  
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  
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  
終亡其卮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



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  
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  
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 魏犀首

魏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  
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  
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  
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  
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  
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  
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復相秦義渠君  
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  
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



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  
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  
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  
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  
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  
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 趙虞卿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黃金百鎰白壁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  
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  
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東平而趨之何如樓昌  
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復為講虞卿曰昌言講者以為  
不媿軍必破也而虞卿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  
趙之軍乎不亦一曰善不亦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  
虞卿曰三聽臣發復重寶以附楚魏欲得王  
之重寶以內吾使趙人楚魏秦必為天下之合從



且不欲如此則箝乃可也趙王不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及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而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秦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在秦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王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復乎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誰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非三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楚魏而攻王王之所與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三晉為一解負親之攻則三國通幣齊交

且不欲如此則箝乃可也趙王不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及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而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秦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在秦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王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復乎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誰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非三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楚魏而攻王王之所與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三晉為一解負親之攻則三國通幣齊交



韓魏至來年而王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  
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平侯卿虞  
卿對曰蘇言不聽來年秦復攻王至得無割其內而  
媾乎今媾無天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  
城何益來年復攻又盡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  
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  
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  
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  
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解  
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

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  
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來割地王將與之乎勿與  
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  
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  
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  
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  
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至計未定樓  
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  
吉樓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  
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



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  
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  
子賢人也遂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  
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  
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  
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  
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  
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  
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  
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

周軋

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  
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  
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  
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  
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  
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  
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  
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  
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  
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



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  
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  
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  
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一舉  
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  
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  
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  
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  
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  
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

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  
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  
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  
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  
魏爲從虞卿旣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  
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  
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  
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秦范睢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雅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箆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箆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范睢

六十二

周修



公守者乃請出棄箚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故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

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



南拔楚之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潛王嘗  
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  
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  
王同母弟也穰后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  
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  
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名王立  
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  
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  
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  
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

庸主賞所受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  
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楛質而要  
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上哉雖以臣爲賤  
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  
周有砥以宋有結祿梁有縣藜楚有和村此四寶者  
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  
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  
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  
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生死而  
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



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  
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  
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  
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  
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  
見於離宮佯爲不知來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  
逐之曰王至范雎繆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  
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  
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  
旦暮自請太后率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

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  
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  
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  
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幸不幸教寡人邪  
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  
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跡而已說而立爲太師  
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收功於呂尚而卒  
王天下卿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  
之德而文王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蒞旅之臣也交



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王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遮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

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於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向察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



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於孤也先生柰何有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王之

驕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



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  
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  
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  
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  
此所謂借賊兵而資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  
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  
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  
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  
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  
下之樞以威趙楚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

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爭秦齊附而韓魏因  
可虜矣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  
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  
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  
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六事卒聽范雎謀使  
五大夫結伐魏拔懷慶二歲破魏丘客卿范雎復說  
昭王曰秦韓之地形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  
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  
有變其患一患之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救韓昭王曰  
吾固欲收韓不意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不聽乎



王下兵而一然焉則聖成阜之道不遠北斷大行之  
道則上常之無不下王一與兵而攻榮陽則其國斷  
而爲三夫三元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雖聽而霸事因  
可慮矣王曰善且發使赴韓范睢日益親復說用  
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  
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不聞侯華陽高陵涇陽不  
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  
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  
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  
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穰

安得不顧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  
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  
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  
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  
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  
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亦聞恒思有神叢與  
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  
不勝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  
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  
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



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是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遂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

侯之印使歸陶國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實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



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上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睢睢亦得謁睢請為見君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談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

肉。滕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感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爾昔日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郤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官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



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縞袍戀戀有故人之  
意故釋公乃謝罪人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  
范雎范雎大供且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  
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菹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  
之數日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  
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  
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  
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  
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

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  
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  
雎不憚乃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  
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  
侯王稽之官尚止於相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  
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  
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危者一  
飯之德必償嗚呼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  
四十二年東伐秦少高平接之秦昭王聞魏齊在  
平原君所徵爲范雎必報其仇乃佯爲好書遺平原



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為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秦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

不出王之弟於關趙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歸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侯嬴曰人固不易知知人



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怒駕如野逆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毀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

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大下之士大相與鬪矣昭王四十二年秦攻韓汾涇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蒙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



順適其意杜摯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  
臣東鄙之賤人也得罪于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  
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于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  
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  
誅之是王過舉顯于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  
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  
之名王曰宥之遂弗殺而善遇之後王稽為河東守  
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  
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王辱臣死今大王中朝  
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  
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  
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  
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  
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  
澤聞之往入秦也雖從澤說因薦澤於秦王謝病免  
相以善終



韓韓非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是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于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滯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悉廢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



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  
終死於秦不能自脫人或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  
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  
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  
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主欲并諸侯非  
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  
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  
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  
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  
耳

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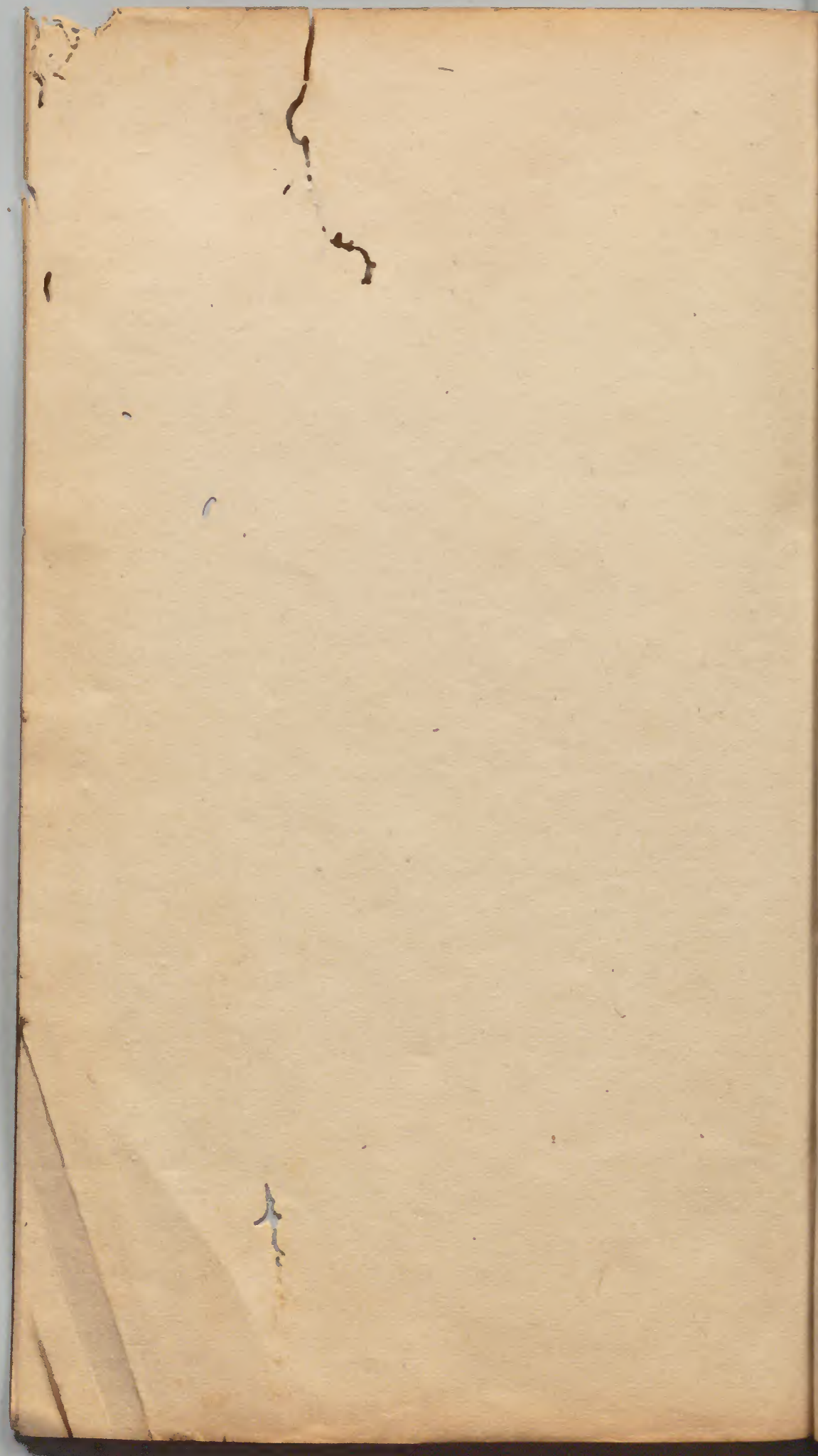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八

史纂左編卷第二十八

三十一

仁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in Japanese or Chinese characters, arranged in a grid-like structure.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of the book.



